

生态文明建设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作用研究初探

刘 豪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致力于构建人、地和谐的新型文明形态,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保护民族文化具有促进作用。云南地区的民族文化蕴含着巨大的生态价值,其宗教文化、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对当地的生态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生态文明建设则为云南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扬了提供发展机遇。云南将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中,是其本土化利用的体现,也是其重视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的体现,更是实现生态协调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价值;生态协调;民族文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1-0066-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1.01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ffect of Ecology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Ethnic Cultures in Yunnan Province

LIU Hao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Ecology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national significant strategy to construct the new-style civilization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o protect ethnic culture. The ethnic culture in Yunnan province is full of great ecological value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literary art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promote the loc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scove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e. As a par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in Yunnan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more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eve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Key words: ecology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value;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ethnic cultures; localization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中国为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战略决策和重点任务,是在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构建人地和谐的新型文明形态的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对云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遗产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在认同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的关系的基础上^[1-5],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理论上的初步探讨。李夏以内蒙古地区锡林郭勒盟为例,阐述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视角下的当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进行探索;陈旖和邓玲认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联系密切,掌握二者的联动机制与实现形式,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6-7]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民族传统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挖掘民族文化中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益的元素,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理念和经验上的借鉴。例如,毕曼、张桥贵、林庆、黄显琴等人认为传统民族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环境基础,从不同方面论证了民族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自有其资源价值;王永莉则从制度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西南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能减少其他

收稿日期:2016-01-05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WX151605)。

作者简介:刘豪(1994—),男,湖南衡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的实施费用;杨庭硕和杨曾辉看到民族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生态人类学的“生态文化”观出发,以各民族“文化生态”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设想。^[8-13]就生态文明建设对民族文化遗产与发扬的作用而言,研究较为单薄,其中张广才以东北鄂伦春地区为例,对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新模式与新途径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讨。^[14]本文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视野下,就其对云南民族文化挖掘、传承及发扬三方面的作用展开研究和论述,强调民族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以凸显其生态价值为契机,从而得到良好的现实传承环境,能够贴合时代要求发扬传播。在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应注意将民族文化的保护作为体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特色的专项任务。

一、人地互动方式的多样性: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关联的理论依据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范围内进行了反复研究和探讨。就时间维度来讲,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对自然环境的开发、改造力度逐渐加强,人地和谐的平衡局面逐渐被打破;就空间维度来讲,不同地域的族群存在着独特的人地互动方式和自然观,形成了多样性的人地相处模式。基于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实问题,叶谦吉教授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出发,于1987年在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口号:“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15]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是对既往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的反思,寻找人地和谐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则从各地不同的人地相处模式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多样的人地互动方式为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基于这一角度,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责任和意义,其多样的民族文化也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尊重人地互动方式的多样性。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民族与其相处

的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互动方式。这种互动就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特别在边疆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在与当地自然环境的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敬畏自然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不同民族在适应各自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极具民族特色和生态智慧的发展方式,如草原民族的轮牧、苗族的“议榔”制度、元阳哈尼族的梯田垦殖等。边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提供了与中原汉族地区大不相同的发展案例,两者又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样性的人地相处模式。然而,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迅猛发展波及边疆民族地区,导致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退化和破坏以及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原有的人地互动方式被过度追求经济建设的观念和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所冲击,失去了当地的发展特色。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力图寻求人地和谐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式,就不应当用单一的发展观念和方式去规范各地各民族的发展道路;要想调整当前这种人与环境失衡的局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要尊重边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多样化的互动方式。

其次,人、地互动方式的多样性内在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在适应、改造和影响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了多样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当地自然环境相结合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一般来说,“文化同时指向了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即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构成。其构成要素包括:认知体系、规范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物质产品、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16]。从动态的文化产生、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民族文化体现在人类适应、改造和影响自然环境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自然环境制约着一个民族的认知体系,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给当地民族提供了感知世界和认识事物的客观大背景;人们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得以确立,并且制定相应的规范体系,以保障社会秩序的合理运行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物质产品是自然存在物经过人类加工制造出来的物品,凝聚着人们改造和影响自然环境的观念、智慧、需求和能力;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产生于劳动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一个族群内部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便利,也是文化积淀和储存的手段。可见,

各个地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产生、制约和影响各不不同的民族文化,各地区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民族文化是反映人、地互动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

所以,生态文明建设要解决当前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失衡问题,实现人、地和谐共处,必须尊重历史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相对稳定的多样性的互动方式。重构边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方式的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着保护民族文化的要求。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在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保护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二、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关联的现实推动

基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人、地互动方式的多样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桥梁。理论付诸实践,中央和地方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则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

自十七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目标、重点和途径等方面进行规定和阐述,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十八大报告首次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正式说明,并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和民族未来的高度,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7]。这是中央在总结十七大以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为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而提出的符合现实要求的发展规划。针对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央力促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在宏观上构建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并且,首次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密切联系,认为两者的规划与实施有其相通之处。在十八大报告所规定的生态文明的基本建设目标和建设方向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规范与纲领性文件纷纷出台,为今后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策源泉和精神指导。十八大之后,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口号以来,中央出台的第一个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文件,凸显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高度。该《意见》首次提出将“坚持把培

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将十八大报告中“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相关表述拓展为“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18],首次突出了“生态文化”的建设要求,大大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强调了“培育生态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的重要性。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对如何建设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就指导思想、理念、原则、目标、制度与体系建设内容和实施保障做出具体的说明。这份改革方案在十八大报告的基础上大大往前迈进了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普及生态文化,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形成崇尚生态文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氛围”^[19]。综上,中央文件中关于文化层面的阐述主要着眼于生态文化的教化价值,形成绿色生活和生态环保的社会风潮和公众意识,并将文化作为认同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云南省出台的各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规划,基于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而制定的。普及和宣传生态文化同样是云南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为基于云南省拥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的省情,挖掘和运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成了云南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内容。早在2010年3月,云南省环保厅出台《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09—2020年)》时,就将弘扬云南民族优秀生态文化作为“传播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意识文明”^[20]的重要方式,深刻地体现了民族文化在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的正确认识。在此基础上,2013年8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决定》中详细指出“继承发展生态文化,充分挖掘、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化创新,促进生态文化传播”的具体举措,^[21]进一步丰富了云南民族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这种认识在随后的《云南省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和《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也得以体现,其在着重强调发挥民族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客观上体现了建设生态文明为云南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弘

扬所带来的良好条件。所以,民族文化能推动生态文化的创建,反过来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保护民族文化的政策机遇。2015年11月26日通过的《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云南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该《条例》“以保护具有国家或者国际重要意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目的”^[22],标志着云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地方立法,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对保护云南国家公园内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一项具体实践。云南省立足于祖国西南边疆,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云南省众多的少数民族、交相辉映的民族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视野。生态与文化相互适应、彼此作用,因此一旦生态环境失衡,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也必将受到冲击。从这一角度出发,云南省建设生态文明就不能仅仅将文化作为认同和推动其建设的一种手段,更应存有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保护当地民族文化的良好政策机遇的觉悟与认识。重视两者之间的关联,对于云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and 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法规中,阐述和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已成为共识;具体到云南地区来说,将民族文化的保护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视野中是其本土化的重要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要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为云南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保护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民族文化凸显生态价值:生态文明建设与云南民族文化的挖掘

民族文化蕴含生态价值早已是国际公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下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最先提出传统知识的保护及惠益分享,并且“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应公平分享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而产生的惠益”^[23]。云南保存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着朴素的生态环保理念,经过长时段的生产生活实践,云南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发生联系时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看法,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和传承了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云

南少数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源于原始崇拜和祖先祭祀的‘神林’文化(对人与植物关系的认识)、源于动物有灵的‘神物’文化(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源于生存环境的‘水土’文化(对人与土地和水的关系的认识)、源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环保’文化、源于感恩自然的‘节制消费’文化(不向自然索取太多的生态消费观)”^[10]与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理念不谋而合。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视角下,云南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施惟达认为:“文化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作为特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体现,它必定是一个流动、变迁的过程,如果某种文化形式在持有人的生产、生活中不再有‘用’,不再有‘意义’,那么,任何对该文化形式的挽救也都必将徒劳无功。”^[24]这阐明了云南民族文化潜在的巨大生态价值是挖掘云南民族文化的现实推动力。尹绍亭从生态文化着眼,大致将云南的文化区划分为九个重点文化区:迪庆高原民族文化区、丽江高原民族文化区、怒江峡谷民族文化区、滇西民族文化区、大理白族文化区、滇南民族文化区、红河流域民族文化区、滇东南民族文化区和滇中滇东民族文化区。^{[25]97-98}这些民族文化区内的传统宗教文化、习惯法、传统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因素在当地的生态保护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这种生态价值的充分认识和运用是推动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与挖掘民族文化的动力。凸显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与生态文明建设追求人地和谐的决策取向相契合,客观上为云南民族文化的挖掘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此基础上,以重视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为契机,逐渐认识到云南民族文化丰富的资源禀赋,并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度挖掘,从而谋求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有必要对此进行探索。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建立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化产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云南独特且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的良好条件,是云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抓住本区域特色和优势,将旅游业打造成品牌产业和生态产业的重要举措。建设完善的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势必要挖掘云南的本土民族文化,展示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和文化价值,将生态文化、民族文化融入旅游业中,充实云南旅游业的内涵,融景观欣赏、生态教育和文化感受于一体。云南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已初有成效,但有的文化产业尚未实现潜力的开发与转化,如开放实验室文化产业、会议文化产业、体育文化产业、工艺文化产业、艺术文化产业、服饰文化产业、食品文化产业、出版文化产业、开拓文化产业。^[25]¹⁰¹⁻¹⁰²诸如此类的文化产业工程是对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实行资源转化,发挥其中的文化价值,打造云南完善的文化产业链条。“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联系密切,掌握二者的联动机制与实现形式,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将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产业为载体,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从而推动生态文明进程。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有着指导约束作用,保证了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民族文化遗产。”^[7]全方位认识民族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以及其在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能发挥的效用,是挖掘云南民族文化的最大推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完全可以运用和转化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并将其作为挖掘云南民族文化的良好契机,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突出发展以民族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凸显云南民族文化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全方位协调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以价值为驱动,促使生态文明建设建立挖掘民族文化的长效机制。

四、民族文化扎根现实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与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族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与其相适应的环境相结合才能显现其文化全貌和文化价值。这就要求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置身于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环境空间,才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发展活力。正是由于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向边疆民族地区迅猛推进,改变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才使得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传承遭受冲击。生态文明建设试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关系”^[26],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现实环境。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两者经过长时段的打磨和融合后形成了特定的民族文化景观。人与自然环境世代相

处的平衡如果失控,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成了“无本之木”。谷树忠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条基本路径:“资源保护与节约是生态文明的重中之重,环境保护与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生态保护与修复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载体,国土开发与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规制。”^[27]这四条路径紧紧围绕着建设美丽中国、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其中,所强调的改善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与破坏污染的情况、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以加强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行生态修复留下青山绿水、控制国土开发强度与调整空间结构的内涵,是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与实现资源、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具体到云南地区来看,2015年云南通过首个《云南省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覆盖云南省16个州市129个县区,突出保护优先原则,包括云南省生态保护与建设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总体布局,生态保护与建设主要任务,政策与保障措施。”^[28]这为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云南脆弱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聚集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良好保障。良好生态环境的留存,为云南民族文化的传保留了生存的土壤。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保留少数民族文化中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是对少数民族地区长时段的集体记忆的留存,能够提升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感,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冲击下留住民族文化遗产人才。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物化的归属感有赖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反过来,这种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又会提高当地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保护我们共同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环境纠纷的治理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利益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博弈,通常见于不同的人群基于自身目的对资源的索取的差异,这种资源索取力度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群体对于自然环境施加压力的影响的不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对环境事件的监测以及环境纠纷的治理,协调各个地区和各个人群之间的经济利益,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建立各民族和谐共存的局面,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巍山县环境保护局高度重视并做好环境投诉和环境纠纷处理工作,在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纠纷的调查处理中,坚持

既维护受害者利益又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原则,妥善解决各类环境污染案件,2013年全年共出动152人次,解决环境投诉和环境纠纷55件,处理率和满意率均达百分之百。^[29]对于环境的监察与污染的纠纷调处,保山市同样相当重视。2009年,保山市、县两级环境监察人员共出动800余人次,现场监察建设项目117个。至年末,全市收到环境污染投诉488件,其中,来信54件、来访36件、来电398件,大气污染158件、水污染60件、噪声污染246件、其他污染24件。^[30]环境污染的纠纷调处协调了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的经济利益,同时加强了环境污染事件的治理,形成和谐稳定的发展格局,并在人、地和谐的发展模式中传承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

纵观各民族文化的历程,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物质生产方式、政治秩序、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背景和基础,规范、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走向。生态文明建设为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了文化保护应有的传承土壤,给云南民族文化以适宜的发展空间。

五、民族文化立足时代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云南民族文化的发扬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中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应对资源环境生态约束的必然选择,也是在反思人类发展历程中得出的实现人地和谐的前进方向。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紧密相依。“时代要求把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德准则贯穿于经济、社会、人文、民生和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发挥导向、驱动作用,使所有的发展都体现生态文明的要求——新的文明时代特点。”^[27]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民族文化的发扬也要求做到去粗取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当前的发展形势下,建设体现新的文明时代特点的生态文明为发扬民族文化带来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给云南民族文化的发扬提供了新的传播形式。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背景下,民族文化成为云南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品牌。陈豪省长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云南的生命线。”^[31]在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云南民族文化的发扬与传播就可以搭上这条“生命线”,不仅在宣扬生态文

化的过程中可以着力推介云南民族文化中独特的生态智慧,而且民族文化的传播也可以共享生态文化宣传教育的渠道。生态文化教育和宣传的渠道有着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广播、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的宣传形式和各地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民族文化正可以依托这些渠道传播。这实质是使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传播及发扬相结合,借助生态文明建设来展现云南民族文化的精粹,以达“登高而招”“顺风而呼”的效果。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为云南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进行重新阐释提供了契机。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17]这就要求以适应新形势的科学理论支撑来推广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重视对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进行挖掘和继承,而且要对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重新阐释,使其符合新时代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这使得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重新得到阐释,在当今时代要求下重新焕发活力,使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能够融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之中,并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借鉴,进而实现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建设人格文明、生态文明和产业文明,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添砖加瓦,使得云南的发展建设深刻融入国家的整体建设之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贴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决策,民族文化的发扬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联系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趋势。十八大报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实民族文化的发扬也可以搭上生态文明建设的“顺风车”。不论是传播形式上的拓宽,还是传播内容上的重新阐释,建设生态文明可为民族文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六、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的任务,当前云南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应当重视本省民族文化丰富的特色省情,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看到两者之间的共通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的促进作用。在国家新一轮的发展建设中,高举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同时为云南独特

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抓住良好的平台和时机。

云南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特征为云南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填补了多样性的文化内涵,并促使其实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良性互促的平衡格局。考虑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现实联系,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将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发扬作为落实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项任务,在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云南模式”的特色。充分考虑和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促进作用,并将其打造成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色和精品成果,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提高觉悟、落实行动,使环境治理和文化保护共同发展、良性互促。

[参考文献]

- [1] 宋蜀华. 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 62-67.
- [2] 黄泽. 试论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J]. 广西民族研究, 1998(2): 63-69.
- [3] 郭家骥. 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J]. 民族研究, 2003(1): 48-57.
- [4] 杨忠实, 文传浩. 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J]. 思想战线, 2005, 31(5): 83-87.
- [5] 郑晓云, 杨正权. 红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
- [6] 李夏.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地区锡林郭勒盟为例[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
- [7] 陈旖, 邓玲. 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联动的研究: 贵州雷山县生态文明建设联动的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 31(4): 184-187.
- [8] 毕曼. 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禀赋及其资源价值[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5(6): 50-54.
- [9] 张桥贵. 少数民族自然崇拜与生态保护[J]. 生态经济, 2000(7): 44-45.
- [10] 林庆. 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5(5): 26-30.
- [11] 黄显琴, 周传艳, 罗时琴, 唐金刚. 黔东南苗侗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J]. 贵州科学, 2013, 31(4): 85-90.
- [12] 王永莉. 试论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 26(2): 13-16.
- [13] 杨庭硕, 杨曾辉. 树立正确的“文化生态”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J]. 思想战线, 2015(4): 100-115.
- [14] 张广才. 生态文明视域下东北鄂伦春聚居地民族文化环境培养探析[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5): 158-160.
- [15] 刘思华. 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 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8(4): 18-30.
- [16] 郝朴宁, 李丽芳, 杨南鸥, 郝乐.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17]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12-11-17].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9.htm.
- [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EB/OL]. [2015-06-02].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yg/2/Document/1436286/1436286.htm>.
- [19]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EB/OL]. [2015-09-21].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21/c_1116632159.htm.
- [20]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09—2020年). [EB/OL]. [2010-03-16]. <http://www.ynepb.gov.cn/xxgk/read.aspx?newsid=10981>.
- [21]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决定. [EB/OL]. [2013-08-23]. http://yn.yunnan.cn/html/2013-08/23/content_2857009.htm.
- [22]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EB/OL]. [2015-12-04]. http://yn.yunnan.cn/html/2015-12/04/content_4049453.htm.
- [23] 薛达元. 中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传统文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73.
- [24] 施惟达. 探索发展的特色: 对迪庆州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考[C]//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社会科学专家话迪庆.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66-75.
- [25] 尹绍亭. 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设想[C]//尹绍亭. 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论文篇).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92-103.
- [26] 林建公. 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哲学基础[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09(1): 51-54.
- [27] 谷树忠, 胡咏君, 周洪. 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 资源科学, 2013, 35(1): 2-13.
- [28] 胡晓蓉, 秋新选. 云南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将达56% [EB/OL]. [2015-3-9]. http://www.yndaily.com/html/2015/yaowenyunnan_0309/18467.html.
- [29]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巍山年鉴(2014)[M]. 德宏: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4: 179.
- [30]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 保山年鉴(2010)[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0: 228.
- [31] 陈豪. 争做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EB/OL]. [2015-03-21]. http://www.yndaily.com/html/2015/yaowenyunnan_0321/18649.html.